

冯明之
花城出版社

李师师

冯明之

李师师

花城出版社



李 师 师

冯明之 著

•

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 东 省 经 考 书 屋 发 行

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.625印张 1插页 210,000字

1935年11月第1版 1935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92,093册

书号 10261·643 定价 1.70元

自序

想把北宋名妓李师师的一生写成小说，这本来已是三年前的事了。

当时，从许多笔记书中，我读到一些有关李师师的零星材料。后来，为着要研究北宋末年的学生运动，我又发现了吕将、陈东、朱梦说、丁特起等人的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。我觉得在这群人物的身上，深深地蕴藏着今古中国人底不屈的灵魂。他们是善良的，痛苦的，他们不断地处在彷徨之中，不断地在历史的长夜里作着黑暗中的摸索，也正象近百年来饱受灾难的许多中国人一样。因此，我觉得假使把李师师这个人物做中心，写成一个故事，倒很足以反映北宋末年整个社会动乱的全貌，可以表现出宋代的爱国运动，学生运动，农民战争与异族战争。这样一幅斑斓错杂的时代图景，若能真正地溶入一本小说之中，它应该是动人的。同时，也应该是能够发人深省的。所以，我决定要动笔了。

然而，这样博大的一个题材，这样多彩的一个时代，要写起来，实在不是一件易事。首先，我不能不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，从事史料的搜罗，比较与整理，等到一切就绪，正待动笔，却又因为饥来驱我，使我必须分出精神，从事其

他的写作，就把这本书一直搁置下来。到了今年四月，各种工作稍暇，这才把全部题材，从新消化一番，开始着手写作。到今日全书排样读完，屈指算来，竟也花去了八九个月的时间；而看看写出来的东西，还有许多地方，未能尽如理想。这种心力相违之处，有时真不能不赧颜请求读者的原谅。

李师师这个人，自然是一个不平凡的女子。可惜中国的旧历史对于女子多半是看不上眼的，所以关于她的生平，正史不载，而稗官野史所述，又多语焉不详，而且诸书之间，常苦互相矛盾。比如单以李师师的结局而论，诸书所载，就有五种不同的说法。宋人周密的《浩然斋雅谈》说她入宫之后，封瀛国夫人而终。《琳琅秘室丛书》的《李师师外传》，说她入宫之后，复自请为女冠，金人破汴，为敌师所逼，不屈吞簪而死。宋人张邦基的《汴都平康记》，却说她后来流落浙中，《南宋纪事诗》所谓“檀板一声双泪落，无人知是李师师”，盖即据此而咏。此外，《宣和遗事》又说她封明妃被废，后来流落湖湘，嫁作商人妇；刘子翬所谓“鞞毂繁华事可伤，师师垂老过湖湘”，即依据于此。最后，还有明末的丁耀亢所作《续金瓶梅》，则谓李师师后来为金兵所掳，官配鸟头军。这五种传闻，本身就互相抵触。遇到这样的地方，我就只能站在一个小说作者的立场，按照历史的趋势与主题的发展，贸然加以取舍了。我相信，一般的读者，总能够明白历史小说与历史的本身是不同的；它和一本纯粹以考据人物生平为主的传记，自然也有很大的距离。如果给我以较为充裕的时间与篇幅，这本书的人物与背景，都应当加以更深刻更仔细的描画。现在，差不多大部分的笔力，只能集中在李师师和吕将两个人物身上，只有他们两人的性格，能够得到较为充分的

发展。此外的人物，多半只是轻描淡写，尤其是宣和末年许多政治上的惊人变化，往往不能不以简淡之笔，匆匆叙过，未能使人物与背景，血肉交溶，这是我觉得应该引为憾事的。

此书中间所叙的故事，有一部分可与一百二十回本的《水浒传》相衔接。《水浒传》中说过的，此书自然不再复叙。不过，它们二者倒有可以互相印证的地方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不能不有两个声明：第一、杨定见所序的这部一百二十回本《水浒传》，不能算是一本好书，它把李师师写得极坏，对梁山泊好汉的描写，也有许多诬蔑之处，尤其“征四寇”各节，是大乖《水浒传》原作者施耐庵本意的。因此，我在把李师师的故事织入《水浒传》中时，有意想要把杨定见所造成的坏影响加以扭转；但是，第二点我须要声明的，就是我终不能不依照杨定见的线索，写到宋江的求和与投降，因为照正史所载，梁山泊这一支人马，终于是向张叔夜投降的。至于宋江在李师师家所题的求降之词，近人颇嫌其足使梁山豪杰丧气，但因此词是李师师故事与梁山故事相连的重要关键，而且除了见于杨序的《水浒传》之外，亦见于《瓮天脞语》一书，我经过再三考量之后，觉得仍不妨加以保留，以增加其情节上与布局上的紧凑。

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八日于香港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以名妓李师师和太学生吕将的爱情为主线，反映了北宋末年金兵破汴、二帝被虏的一场历史悲剧。

李师师有殊色，善词曲，工歌唱，王公贵显、词客骚人竞相与她交往，名噪汴京。梁山泊首领宋江曾潜入她家，写下一首激昂雄壮的《念奴娇》词，至今犹为人们传诵。著名词人周邦彦一次到她家，正值徽宗皇帝临幸，仓猝间趋避不及，躲入床底，于惊悸惶恐中竟谱就新词《少年游》一阙，描绘了她与徽宗的一段韵事，成为后世词坛的逸话。惜有关师师的生平事迹，正史不录；而稗官野史所载，众说纷陈。本书采摭诸家所述，说她于风尘中，独与吕将相爱恋，旋为徽宗宠幸，召之入宫，后复自请为女冠，金人破汴，为敌帅所逼，不屈吞簪而死。

作品以浓墨重彩点染她与吕将离合悲欢的爱情；着力刻画了她蔑视权门豪贵、追求幸福自由的豪爽性格；她不满朝政日非，痛恨权奸辱国，因而同情、支持梁山泊和方腊的义军；尤其是在金人兵困汴京之际，不顾个人荣辱安危，身赴敌营，冀以手刃敌酋，挽狂澜于既倒，虽不幸事败，但她临危不惧，大义凛然，显示了威武不屈的崇高民族气节。鲜明的艺术形象，生动感人的事迹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作品还热情讴歌了太学生陈东、吕将等群情激愤的抗金义举，鞭挞了徽宗昏庸、“六贼”投降媚敌、卖国求荣的卑劣无耻行径。

目 次

自 序

一 筵上的奇变·····	1
二 走马章台的天子·····	9
三 题词之祸·····	22
四 新风波的卷起·····	37
五 奔走营救·····	50
六 重重的变幻·····	60
七 挥泪别离·····	74
八 帝王与词客·····	88
九 烽火满东南·····	109
一〇 首都震动·····	126
一一 决战·····	136
一二 结不起的同盟·····	149
一三 偷天换日·····	177
一四 逃亡客·····	192
一五 入官·····	215
一六 天子退位·····	238
一七 修道院风云·····	258
一八 英雄儿女·····	275

一 筵上的奇变

距今八百三十三年前，正是北宋徽宗的宣和元年，这时河南省的开封府还叫做汴京，地方热闹极了。北宋的政治局面，经过王安石的新党与司马光的旧派长期互斗，虽已颓败不堪，而社会经济，也虽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时候；但是，宋徽宗是一个好大喜功的君主，从他登位到宣和元年这十八年间，社会上还不曾发生过重大的骚动，所以他就一直以“太平天子”自命，锐意把首都开封建设成一个花园式的繁华都市，尽量把全国的财富集中到汴京里来。早在他即位后的第五年，他就在苏州设立了一个苏杭应奉局，派他的宠臣朱勔主持，并命他督办“花石纲”，把东南各省的奇花异木，怪石珍禽，乃至金银珠宝，逐年逐月搜刮进京。因此，当时的汴京就形成了一种畸形的繁荣，权门巨族，竞尚奢华，社会风气，也就日益糜烂。连当时的太学生，甚至也可以在堂堂的国子监宿舍内设宴款客，飞红笺，唤妓女，视为常事。

那年的十月，恰巧是北国初寒，开封城上飘起了几片薄雪，国子监太学守约斋宿舍内，摆设了一桌上等的筵席，七八个年约二十来岁的太学生，正在煮酒谈心。他们是那样热情，那样豪放，吃起酒来，说起笑来，都是那样地毫无拘

束，而谈到天下大势，说到朝政日非，他们又是那样地慷慨激昂，差不多要把整个天下国家的重任，都担负在自己的身上。

这时，他们正在欢迎一个新自故乡杭州探亲回来的同学。这人姓吕名将，是一个体格魁梧，面孔略带尖长，双眉清秀，两目炯炯有光的少年人。至于为首替他接风的同学，名叫朱梦说，他举起酒杯来，向吕将高声叫道：

“朱勔那个东南小朝廷，气人的事委实太多了，我们且莫谈他！来来来，干了这一杯再说。”

吕将正待举杯起饮，他身后忽然有一双纤细的手伸过来，一把抢了酒杯，耳畔只听得一串银铃样的声音，说道：

“吕公子喝得太多了，让我替他干了这一杯吧！”

说这话的人，是一个体态苗条的女子，她的芙蓉脸衬上一对剪水的明眸，动人极了。这就是疯魔了半个开封城的著名歌妓李师师。她自动起来替吕将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，使在座的人都禁不住拍掌喝采。

就在这时，一个书僮气急败坏地跑进来，慌张地叫道：

“大爷们，不好了！外面大批人马包围了国子监，口口声声说要来捉吕大爷呢！”

满座的人，这时都感到非常错愕。吕将本来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好学生，就算平日谈话偏激一点，难保没有得罪人的地方，但是，作奸犯科的行为是绝对不会有的，怎么他刚从故乡回来没有几天，就动用大批人马来捉他呢？这是大家想不通的。连吕将自己也想不出一个原因来。

可是，守约斋的书僮跑得那样急，脸色又那样苍白，相信这个消息不会假。于是朱梦说再仔细盘问书僮道：

“你从哪里知道这些军兵是来捉吕大爷的？”

那书僮喘过气，立刻答道：

“幸亏吕大爷到了我们这边宿舍来吃酒，如果留在他那边的养正斋，那就老早给拿去了。如今养正斋已被围得水泄不通，听说皇城的巡逻兵已在吕大爷带回来的书籍里检到许多文书，现在只待拿人，正在逐斋逐斋的搜索过来。吕大爷还不快跑，定会给捉到的！”

吕将听了书僮的话，面色陡变，禁不住连声叫苦，他说：

“对了！对了！这准是朱勳那厮捣的鬼！这一次我从杭州回来，乡间的父老托我带来许多血泪文书，找我替他们向朝廷诉冤。因为朱勳在那边的确搅得太不成样子了，他贪污狠毒，倚势凌人，弄到怨声载道。想不到我还没有告他，他却已先下手为强，通知了这边的同党来陷害我，我倒要跟他们拚一拚！”

说着，他把座下的椅子一推，站起身来，就要回养正斋去，早被朱梦说一把拦住，劝道：

“吕贤弟！我们凡事务要三思而后行，皇城逻卒能够来捉你，一定有他们的借口。你若回去，何异自投罗网？大丈夫不吃眼前亏，我看你还是先找个地方躲一躲才是。”

吕将初时还是不肯依，他坚持着要回去拚命，因为故乡父老把诉冤状交托了他，如果给逻卒没收了，教他将来还有什么面目回乡？可是，同学们都极力劝阻他，连在旁陪他们吃酒的李师师以及另一个同来的名妓崔念月，都苦苦劝他暂时找个地方避一避。

可是，避到哪里去呢？吕将是一个从杭州来的学生，开封府里头无亲无靠，纵使他要避，也找不出个地方来。

李师师看着大家为难，这时就挺身说道：

“吕公子既是为难，如果不嫌寒舍鄙陋，倒可以到那边权避一时，不知吕公子意下如何？”

吕将不自觉地点了点头，可是，此时有两个同学进来，他们说国子监内外都已被皇城逻卒把守住了。

国子监前后门都已有兵把守，这教吕将从哪里逃生呢？大家登时替他着急起来。吕将自己，初时本来还很镇定，可是眼见情势紧迫，同学们大起恐慌，他自己也就不免有点儿手足无措。

幸而那守约斋的书僮，名叫黄二，平日心眼伶俐，活泼好动，吕将对他很客气，常常打赏给他一些银子，所以此时他就机警地献出一条计策，他说：

“我们守约斋背后就是一排厕所，翻过厕所后的高墙，就是一条冷僻的小路，从这条小路，可以跑出南门。这条小路平常熟悉的人不多，吕大爷不若赶快换上我的衣服，待我带你翻过墙外，偷偷地溜出城去。”

朱梦说听了黄二的话，连连点头，忙拍着吕将的肩膀说：“既是还有一条生路，吕贤弟就赶快换过衣裳，翻墙逃走吧！落在朱勔他们一党的手里，不是好玩的！”

吕将一面沉吟，一面把眼睛盯住李师师，似乎是在征求她的意见，师师忙说：

“事不宜迟！吕公子快走吧！你们从这边出了城，可以拐到城东去，在那边的镇安坊，有一家周秀茶坊，两位可以暂时在那边泡茶相候。我回头在家里布置停妥，自会叫香影来接你们。”

师师说完，随后就吩咐身边的小婢香影在席上把吕将的

一份杯箸撤去，众人分别重新坐定，装作吃酒，书僮黄二立刻把吕将连拖带扯的拉了出去，替他找好替换的衣服，带着他翻过了厕所的墙头。

好在那时国子监内的学生宿舍，分成十座，每座有一个斋名，那些来势汹汹的皇城逻卒，一个斋一个斋的搜将过来，到得第九座的守约斋时，已花了大半个时辰，吕将早已随着书僮翻墙逃出城外去了。

李师师和崔念月两人，一向是唱和惯了的，此时看见皇城逻卒进得斋来，便立即打起身畔的丝琴，唱出一支婉转妙曼的歌调。朱梦说领着在座的同学，装出听得入神的样子，一边按着拍子，一边摇头摆脑。这一个场面，果然轻轻地把皇城的逻卒瞒过了。

他们捉不到人，结果只得抱着搜出来的诉冤文书，离开国子监回去交卷。

这时，兼领皇城逻卒的巡检事务的，是著名太监童贯的得力助手高俅，他受了朱勔的密请，要把吕将拿下来，不料围搜太学扑了一个空，于是他立刻下了秘密追缉的命令。

是日，李师师和崔念月两人，都破了平常出局的老例，不待席散，就匆匆的带了自己的随身小婢，回到镇安坊去。因为李师师还要忙着打点招待吕将，所以朱梦说等一批人也没有挽留她们。

可是，李师师和崔念月两乘小轿离开了国子监，却不能直接回镇安坊。因为皇城逻卒要拿人，殿帅府里下了戒严令，到处盘查行人，她们也受到了很长时间的耽搁。到李师师赶回自己的家里时，已差不多到了黄昏时分。

师师一到家，早有她的妈妈李姥姥带着另一个侍婢兰儿

在门前相候。李姥姥一见师师回来，就欢天喜地的说：

“谢天谢地！你总算平安回来了。听说今天城里出了什么乱子，殿帅府派兵包围了国子监，真把我担心死了！你们被困在城里头，可有什么惊险吗？”

李师师看着妈妈装出那副疼爱她的模样，心里不免有点觉得好笑，可是，嘴里却没有说出来，只道：

“我和念月姐姐正在陪公子们喝酒唱歌，倒不知道外面有大兵围住我们呢！”

师师说完，轻瞟了妈妈一眼，便发出几声细碎的娇笑向妈妈撒娇道：

“我今天在太学里看中了一个书僮，人品生得玲珑剔透，棋子下得好极了。我已向公子们商量好借他到这边来使唤使唤，便中也好指点一下我的棋法，妈妈答应让他到这边来吗？”

李姥姥听了，虽然觉得在女儿家的闺阁中用一个男书僮，有点不大象样，可是，她知道李师师的脾气，轻易违拗不得，也就不敢反对，只好连声答应了。

原来李师师其实不是李姥姥的女儿，她的父亲本是一个染布匠，名叫王寅，住在开封的永庆坊，师师一生下来，母亲就因血崩而死，父亲怜她生而无母，便把她舍身佛门，做佛弟子，北宋人爱把佛家弟子称作“师”，所以她自幼便叫做“师师”。到四岁时，父亲犯罪下狱，死在狱中，以后她就被李姥姥收养起来。想不到长成之后，却成了一个色艺双绝的美人儿，京师里的达官贵人，大都趋之若鹜。李姥姥平空得了一棵摇钱树，哪有不疼爱之理？所以，她对李师师的要求，总是凡百依顺，不敢拂逆的。

李师师得了妈妈的同意，便立刻命侍婢香影，到附近的

周秀茶坊里，把化了装的吕公子接回家里来。

然而，香影去得不是时候！吕将和书僮黄二两人在茶馆里等得太久，而这一天正逢风声鹤唳，便很容易的被人认为行迹可疑。当香影把吕将带走的时候，早有便衣的逻卒跟在他们后面了。

香影把吕将引到师师家里来，时已入夜。师师独坐灯下，卸却残妆，换上一袭玄绢的夹裳，上身披起一件墨绿色的轻绵短袄，卷起右手的衣袖，正在慢鼓几琴，奏出一曲《平沙落雁》，那意态悠闲极了，也慵懒极了。她天生得眉黛纤长，横波如水，一见人来，便在几案旁边亭亭而起，脸上笑开一朵鲜艳的蔷薇花，指着桌旁的一张圆背靠椅，招呼吕将就坐，同时安慰他道：

“吕公子今天受惊了，幸喜你们从城外绕道过来，不然的话，路上的盘查可多着呢！”

吕将听到李师师语带温存，心下泛起一种难以言传的感激，连忙欠身道谢，并且表示永不忘却她的庇护之恩。可是，李师师却说：

“你太客气了！这有什么值得感谢的呢？我们相识虽还不久，相知虽尚不深，可是我看滔滔尘俗之中，能够象吕公子这样，慷慨激昂，有丈夫气度的，实在屈指数不出几人。吕公子将来一定能够为国为民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，我这一点小帮忙，算得什么？”

“哎哎！你的话使我太惭愧了！”吕将带点激情地说，“我如今正似瓮中之鳖，生杀由人。能否逃得出目下的难关，还在不可知之数，怎说得上为国为民的事业？”

李师师这时，斜瞥了他一眼，跟着温婉地笑道：

“自古吉人天相，你大可不必担忧，只管在这儿住一个时候，慢慢再想法脱身不迟。再说，目前虽是权奸当道，狐鼠横行，但是我相信他们的日子也不会长久的！”

吕将听了她的话，从她底秀丽的眉宇之间，隐隐看出一派英挺之气，心中不免暗暗称奇。自想：京师的人都说李师师是“红妆季布”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这个女郎不但貌美如花，而且抗志高洁，能人之所不能，敢人之所不敢，的确有季布之雄风。难怪他的一个好朋友贾奕，是那样着迷地追恋着她了。想到这里，他不禁随口问道：

“我此次回来，还未见过贾奕，他可有常来吗？”

李师师见他问起贾奕，似乎有点惘然，只是幽幽地答道：“贾奕吗？他是常来的。可是，他太傻了！放着家里的好妻子，整天纠缠着我这样一个风尘女子，到底有些什么好处呢？”

吕将正想为贾奕辩解，可是李姥姥此时进来了。师师连忙介绍说这就是新来的一个书僮。吕将自己看看身上的服装，也不禁哑然失笑起来。

当夜，吕将就在一间临时腾出来的储物室里安睡一宵，他不知道李家的门外，这时已有了两个密探在彻夜监视着呢。

二 走马章台的天子

监视在李师师门外的两个人，正是便衣的皇城逻卒，他们发现李师师家里收容了一个行动可疑的人物，本待报告殿帅府立刻派兵前来搜查。可惜时在夜后，殿帅高俅早已命驾回家享福去了。而李师师又是名动帝都的红牌姑娘，认识的权贵不少，殿帅府里的值勤官员，不敢随便向老虎窝里寻羊肉，便只得彻夜派人监视，等到第二天报明高俅，再作区处。

然而，第二天高俅却忙得不亦乐乎。原来这一天正是当朝的太师蔡京宴客，汴京城上一切红得发紫的官僚，都被请做陪客。高俅一早就到蔡京身边帮忙应酬去了，他哪里知道殿帅衙门里正有重要的“公务”待他处理？

这一天，李师师、崔念月、岳楚云这些汴京第一流的红牌姑娘，通通都被召到太师第里行觴侑酒。宴会从上午巳时开始，一直闹到下午申牌时分，才告客散，李师师赶回家里，连忙就找吕将报告消息道：

“你昨天的猜测没有错，要把你拿起来的，果然是朱勔。今天蔡太师款客，请的原来就是新从苏州来的老太爷——朱勔的父亲朱冲。这老家伙口口声声说你要破坏他们父子的功名，所以非找你出来杀却不可。”